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

向往拉萨



35

● 尕藏才旦 著 ● 甘肃人民出版社

向往拉萨

尕藏才旦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振华
封面设计:马一青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

向往拉萨

尕藏才旦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75 字数 113 千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,000

ISBN 7—226—02098—X/I·535 定价:7.10 元

序

五十年丽日风雨，五十年春华秋实。自从1949年10月至今，整整半个世纪以来，甘肃多民族的文学事业和新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，和甘肃各民族的政治、经济共同发展，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光辉的道路。如果我们把甘肃这个多民族的文学园地比作花的原野，那么我们甘肃十多个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，则是七月草地上迎风摇曳的鲜花。可以说，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、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作品反映生活的独特视角和独具的特质，以震撼人心的感染力，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的关注。五十年来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，甘肃民族文学队伍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不断成长。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，它们带着陇原各民族地区特有的风貌和浓郁的特色，给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地增添了别具色香的奇葩。新时期以来，我省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，在全国范围内获奖的就有三十多篇之多，在各类省级评奖中获奖的高达数百篇，已有十二位少数民族作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五十多位作家成为甘肃省作协会员。一个以中青年为生力军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、邓小平文艺理论和两为方针为指导思想，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的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群已具规模。尤为可喜的是，甘肃特有的东乡、保安、裕固族中也出现了本民族的作家群。这都表明，甘肃少数民族新文学已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喜人局面。

为了显示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成果，向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精神产品，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，甘肃省民委与省文联特编

辑推出了《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》。谨以此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华诞献上我们的一份心礼。

本丛书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体裁，是省内主要少数民族的新老作家的作品，洋溢着时代精神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弥漫着鲜明的民族特色。可以说，本丛书显现出了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成就，为层次、品位尚属较高的优秀之作。

本丛书的出版，对我省民族工作、民族团结、民族文化交流乃至民族文坛，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。在倡议策划过程中，得到了省委、省政府领导的充分关注和肯定，并予以高度的关心和支持，这是对甘肃各民族作家的鼓励和鞭策。在选编审校过程中，承蒙许多专家和编辑的鼎力相助，对作品进行了认真而仔细的校正润色。特别应当感谢的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及甘肃民族出版社，它们为了繁荣我省民族文学创作，鼓励民族文学的继续发展，面对激烈竞争的图书市场，坚持社会效益第一，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和印刷给予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。还由于各方各界朋友的关心、支持和帮助，这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才得以问世。为此，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《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》编委会
一九九九年十月

目 次

向往拉萨	(1)
青海湖头	(98)

向往拉萨

第一集

清晨，一现代化建筑群沐浴在高原明丽的阳光中。秀丽、端庄的央金边抬腕看表，边匆匆拾阶而上，在门厅一侧的一块镌有西藏雪域旅行社的铜牌下，一年轻女子迎住央金，说：您早，央金经理。央金停步，说，你早，继而又抬腕看表，问：梅朵，接热巴舞演员的车走了没有？梅朵答：接他们的车一早就出发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到藏北了，央金说，这次是个教训，今后，咱们导游部要加强和文化、演出等部门的联系，把工作做细，不能再像这次，客户提出这方面的要求，而我们却毫无准备；这次，多亏了旺青总经理与藏北文工团熟，否则我们就被动了。梅朵说，经理，你说的也太严重了，詹姆斯一行这次在对西藏民间歌舞的考察活动期间，一直对咱们的导游工作很满意，除了一项热巴舞，该看的他们都看到了，再说，他们这次来的也不是时候，拉萨的表演团体不是在北京汇演，就是到各地区巡回演出，不能全怪咱们……。央金说，满足客人要求，是我们这一行的根本，何况，也对咱们旅行社的服务质量是一个检验！梅朵理亏，不好意思地说：我知道了，经理。央金准备进大厅，又问，格林特团的情况怎样了？梅朵答，格林特先生领队的法国团已经完成预定的旅游项目，但客人们兴致仍很高，提出还想到别的地方看看，可带团的导游因急性阑尾炎住院了，别的导游都还在带

团,最快也得到明天下午才有导游可以使用,央金说,哦?随即略想片刻,说,这样吧,明天我带他们到桑亚修行地,你赶紧安排一下。即欲离去,梅朵紧跟一步,说,经理,您前两天才带了个团,这又要去,太辛苦了!再说,桑亚是刚刚开辟的新景点,路也不是太好,你就别……,央金稍稍抬手示意梅朵别往下说了,同时,微笑着说,就这样定了,快去准备吧!梅朵无奈,说好吧,央金又抬腕看表,有些担心地说,去藏北的车在路上不会抛锚吧?下午,还得演出啊,梅朵说,你就放心吧,昨晚上师傅专门把车检查了一遍呢!

导游部经理办公室门前,央金推门进入,室内简洁明亮。央金走近办公桌,将手袋放在一边,在转椅上坐下,随即打开文件夹准备工作,突然想起什么,便拿起电话拨号,接通后,说,格桑吗?我是央金,画外格桑说,亲爱的,一大早,你有何指示?央金说,别酸了,中午我不能来了,手上有些业务等着处理。格桑失望地说,什么?又不能来了?唉!算了!对你的失约我已经习惯了,唉,我只好又一个人吃方便面吧!央金笑,嗔怪道,你就知道吃方便面!稍停,想想又说,这样吧,你上午抽空去八角街多替我买点酥油,对,要好的,晚上,我请你喝我打的酥油茶!格桑问为什么要多买?央金说,过几天有几个从国外来的朋友要到我家作客,提前预备点。画外格桑笑谑道:我以为你这个从瑞士回来的大小姐整天只知道喝咖啡呢!央金亦笑,说,好啦,再见,对了,你去买酥油的时候,别粗心大意的,仔细挑挑,上次我买的那些,就不是太好,格桑说,亲爱的,你就放心吧!我是那几个卖酥油的老主顾了,保证没问题!

同一时间,八角街酥油市场,人声嘈杂,酥油商们正在作开市准备,卓玛与德吉从三轮车上往一个货案上搬酥油,卓玛见旁边地势较好的那个摊点没有人,便搬了一坨酥油往上放。德吉拉住她,说,这样不行吧?这不是别人的摊位吗?卓玛说,这个摊点好,顾

客们都从这边过，现在还没人来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卖！说着一边往案上放酥油，一边回头看看仍不放心的德吉笑着说，德吉大姐，看你！没关系的。两人遂弯腰从车中搬酥油，突然咔嚓一声刺响，两人惊异地抬头，见益西把称盘甩在案上，横眉怒目地嚷开了，说，哼！今天就晚来了这么会儿，野鸡就占了凤窝呀！说着，便伸手将德吉、卓玛已放在案上的一堆酥油中的一坨推到了地上，德吉很生气，立即不示弱地跨上前，说，你说话，怎么有股大蒜味儿？你来了，好好说，我们让你就是了，干嘛要把我们的酥油甩在地上？！卓玛则躲在德吉的身后，逞强地说，就是嘛，我也闻到了一股大蒜味儿！益西立即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她俩吼道，你们身上都是大蒜味儿！你们抢我的位置，我就是要用！你敢怎么样？！卓玛眼露怯色，悄悄扯了扯德吉说，大姐，算了，咱们不跟这种人说，即弯腰伸手欲捡起地上的酥油，德吉上前拦住，对益西说，你给我捡起来！益西斜了她一眼，说我才不捡呢！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德吉怒视益西，说不出话来，这时，格桑从围观者中迈出，俯身将地上的酥油拾起，笑呵呵地说，我说几位大姐，一点点小事，何必呢！和气生财嘛！说着即将酥油递给德吉，德吉接住，生气地盯了益西一眼，边欲把酥油往自己的三轮车上放，边说，不就是在这多卖了几天酥油嘛？太霸道了。卓玛也白了益西一眼，说，就是！益西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抡起胳膊，又将案上德吉、卓玛二人剩下的酥油推到了地下，同时，迅速转身，狠狠地说，你们等着瞧！即快步离去，德吉一怔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扭头回到自己案前，生气地站着，卓玛则赶紧捡地上的酥油，格桑也帮忙捡，同时笑呵呵地劝慰德吉说，大姐，算了，算了，来来，帮我称几斤，别生气了，人生气生多了，鼻子会歪的！德吉听了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，即拿过称盘给格桑称酥油。

甜茶馆，头蓄英雄发，身材魁伟的占堆正有滋有味地喝茶，他喝下一口后，仔细咂巴了几下，即对旁边的茶客说，哦嘞！今天的甜茶真香，里面加了新鲜牛奶，好！又大喝一口后，扬手招呼倒茶

女，拉姆，再给我倒一杯！正在给其他茶客添茶的拉姆朗声道，就来！这时，益西上前猛地夺下占堆的茶杯，气极败坏地说，开车的！人家欺负我你不管，还有工夫在这喝茶？！占堆呼地一下站起，厉声说：谁敢欺负我占堆的人！走！

同时，藏北某镇，万里晴空。地区文工团院内，一辆旅行面包车前，司机对几个姑娘焦急而又不满地说，我说小姑奶奶们，你们就快点吧！今天中午还得赶回拉萨呀！老外这会儿眼睛都成黑的了！姑娘甲边往车上递热巴舞鼓及鼓锤，一边对司机说，师傅！人家老外的眼睛可是蓝色的呀。司机说，我当然知道！等你们等黑了！姑娘们大笑，文工团团长强巴在旁招呼道：姑娘们！别啰嗦了，快点！同时，走近车门往里望望，说，都到齐了吧，哎？娜珍呢？娜珍呢？！姑娘甲四下瞅瞅，说，团长，刚才还在呢，并起身打开车窗大喊，娜珍！娜珍！司机在车边急得团团转，不时焦急地看表，这时，娜珍提了两个大编织袋，踉踉跄跄地拖着过来，强巴忙迎上前，说，快！快点！并伸手替娜珍提包，司机则突然上前拦住，说，姑娘，这是什么？用手指编织袋，娜珍正欲往车上放，说酥油，司机一听，猛伸手将包抓住，说，姑奶奶，不行不行，我这可是豪华旅行车！娜珍笑笑，说，没关系，我路上注意点就行了，又欲往上放，司机突然猛力夺过，将其摔在了一边，厉声说，不行！我说不行就不行！娜珍生气，忙去提编织袋，说，我们又没带多少道具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带！说毕，用身体挤开堵着车门的司机说，今天我非带不可！司机又一把抓住编织袋，厉声说，不行！两人互相对视着，手都扯住带子不放，强巴在旁愣住，看看娜珍，又看看司机，对娜珍用商量的口吻说，娜珍，要不，就别带了，咱们是去演出的，不要耽误了，以后还有机会嘛，姑娘乙说，娜珍，你在拉萨又没亲戚，带那么多酥油干啥，算了，咱们还是快走吧，娜珍红着脸，语气坚定，说，今天我非带不可！仍与司机僵持，司机盯着她，继而又用目光向强巴

求援，强巴提高音调，说，娜珍，快上车！不要带了！娜珍嗓门更高，说，今天不让我带，我就不去演出！随即将提包往司机怀里一推，扭头欲走，强巴忙将她拦住，说，别，别，同时，又忙将司机拉到一旁，说兄弟，你就通融一下吧，娜珍是领舞，没有她真的不成，下不为例，我保证，再说，已经 10 点钟了，再不出发，可就……，司机为难，大声说，实在不行啊！我们央金经理那个人不好说话，娜珍在一旁冷冷地说，你别拿什么央金经理吓我，今天我是度母，非带不可！司机手指娜珍，瞪着眼，说，你，你，强巴忙说，兄弟，看在我的面上，就让她带吧。随后又掏出烟给他点上，小声说，你不知道，这丫头可是我们这出了名的倔牦牛，你不让她带，今天肯定会误事，到时候，你的央金经理可就……司机看看表，又看看强巴和娜珍，犹豫起来。强巴见状，忙说，要是你们央金经理训你，我保证让你们旺青经理训她，旺青经理是我的老朋友了。怎么样？司机盯住强巴，说这可是你说的哟，遂上车，发动，娜珍脸上立即露出笑容，赶紧在强巴、姑娘们的帮助把包提上了车。娜珍故意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，又白了司机一眼，得意地哼了声，司机一脸无奈，但仍不放心的说，姑奶奶，你看好了！上次我出车去日喀则顺便给我亲戚带了点酥油，不小心在路上弄了老外一身，我们央金经理扣了我两个月的奖金，说着，伸出两个指头晃晃：两个月的奖金！你懂不懂？！娜珍伸手打开她的手指，对姑娘们说，原来他是假公济私呀！姑娘们哄笑，司机唉了一声：我算是遇着了！

八角街酥油市场，占堆大步走向德吉、卓玛，沉着脸、劈头就问，喂！你们怎么欺负我益西妹妹了？！德吉一愣，即指着案上一堆沾满灰土的酥油，说，你乱咬什么！你看看我的酥油！谁欺负谁了！卓玛在旁小声帮腔说，就是嘛，她那么凶，我们怎么敢欺负她呀？德吉瞟了一眼占堆和他身后的益西，讥讽道，这是我们女人家的事，你一个大男人掺乎什么？占堆一听，愣住，旋即不知所措地

挠挠头，转身就走，益西在后面紧喊，占堆、占堆！占堆边走边说，你尽知道让我出丑！益西委屈而又负气地对他的背影叫，那你去找好的呀！去呀！德吉、卓玛偷笑。

下午。罗布林卡内，草坪上圈起了围幔，央金与五六个老外围坐在一起，央金笑盈盈地对其中一位说，詹姆斯先生，热巴舞是我们藏民族传统的民间舞种之一，在历史上，热巴舞因其技巧较高，一般人是不太会跳的。詹姆斯等人奇怪，问那是怎样流传下来的，央金答，一般是通过家传的方式沿袭下来的，西藏解放前，热巴舞艺人的生活很苦，终年四处飘泊，仅仅靠表演热巴舞获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物维持生活，解放后，政府对热巴、折嘎、格萨尔说唱等民间艺术给予了很高的待遇，现在，热巴舞已经被较多的专业演员所掌握，很受欢迎。这时，梅朵从布幔后走出，向央金示意，央金即对詹姆斯等说，现在，请大家欣赏来自草原的演员为大家表演热巴舞，说毕，娜珍等在音乐声中徐徐起舞，随着鼓点和节拍的加快，娜珍等渐入佳境，舞姿优美，狂放，客人们表情十分专注，詹姆斯更是从不同角度频频对娜珍等拍照。舞毕，掌声、喝彩声四起，娜珍等频频致谢，詹姆斯一面连连称赞，一面用英语问娜珍能不能与她合影留念。娜珍不明白，央金即上前翻译，并为娜珍和詹姆斯等人合影，拍毕，娜珍即转回布幔后卸装。姑娘们十分兴奋，对娜珍说，咱们在拉萨多玩两天吧，姑娘甲说，咱们到甘丹寺去敬香吧，姑娘乙说，咱们跟司机说说，让他送我们去。姑娘甲说，我去跟他说。这时，央金正在一边给格桑交待着什么，姑娘甲走过去，说，司机大哥，你能不能送我们去甘丹寺一趟？平常我们没这么好的机会，司机忙用眼神示意姑娘甲给央金说，姑娘甲不好意思，有些犹豫，央金即对她说，这次多亏了你们能来，我们应当谢谢你们。即对司机说，你就送他们去一趟吧。司机说，好的，央金经理，姑娘甲高兴地答谢，并跑回布幔后通知娜珍等，姑娘们立刻欢叫。娜珍对姑娘甲

说，你们去吧，我想到八角街转转，然后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家去看看。姑娘乙说，怪不得你非要带那么多酥油，姑娘甲说，你这位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姑娘们哄笑起来，吱吱喳喳地开娜珍的玩笑，娜珍只是笑而不答。后又问姑娘甲，刚才那个女的就是他们的央金经理吗？拉姆说是，我听司机这么叫她的。娜珍随便地说，我看她挺和气的，司机师傅怎么会怕她？姑娘乙说，我看她肯定特别有一套，就像强巴团长怕你一样，娜珍笑打姑娘乙：去你的！

八角街酥油点。上午，德吉、卓玛正在招呼一个年迈的老太太。卓玛说阿妈，买我们的吧，这是好酥油，就这么一点了！老人抠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尝了尝，很认真地咂巴了几下，摇摇头，说，哎哎，怎么现在的酥油都是这样的呀！边摇头边离开卓玛她俩的摊子，德吉说，阿妈，现在的酥油都是这样的，这已经算不错了，你就买一点吧？益西见老人往自己这边移来，便高声说，来，来，阿妈，买我的吧，我的才是好酥油！老人又认真重复了一遍品尝动作，摇头、叹气，说，你这个，还不如刚才那家的呢，遂蹒跚离去，同时，嘴里咕哝着，又白跑一趟，唉！益西则望着老人的背影做了个不满的鬼脸。这时，娜珍提着一个小纸包走到益西面前，观察酥油，益西立即又来了神，亲热地招呼娜珍，说，这位大姐，要买酥油呀？来，来，你看这一坨，最好的！娜珍抠起一块尝了尝，没作声，移步往德吉、卓玛这边走，益西急说，大姐，别走呀，可以便宜点！德吉则招呼娜珍，姑娘，来来，看看我的吧，益西见状，气呼呼地把切刀往酥油坨上一摔，哼了一声，扭头看别处。娜珍品尝了一下德吉的酥油，仍没吭声，卓玛忙说，大姐，要多少？我给你切，说着操起切刀在一坨酥油上比划，准备下刀，见娜珍想说什么，又抢着说，要不，就给你少切点？娜珍笑笑摇摇头，又往其他酥油商处看，卓玛、德吉失望地互相望望，这时益西朝娜珍试探地问，大姐，你是工商局的吗？娜珍笑，摇头。益西即讥笑道，我还以为是工商局的干部

呢？我说这位大姐，你这样每家都尝一遍，又不买，我们的酥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！娜珍和气地说，咱们藏家世代都是这样看酥油的，阿妹，你是卖酥油的，还不知道吗？益西语塞，继而又翻了翻白眼，抱着膀子说，你转了一圈都不买，不是拿我们开心吗？卓玛在旁亦小声附和：就是嘛。德吉忙示意卓玛住口，并笑着对娜珍说，姑娘，没关系的，你再转转吧。娜珍对德吉说，大姐，这儿的酥油都是这样的吗？德吉答，姑娘，听你的口音，是藏北人吧？娜珍笑笑，点头，说是呀。益西不阴不阳地说，怪不得，人来拉萨了，舌头还留在牧场呢！娜珍有些生气，说，我看你的舌头也不怎么样，那么差的酥油，还一个劲儿地夸耀呢。益西双目倒立，嗓门提高，说，你在拉萨转转去，看谁的酥油比我的好！哼！娜珍把手中的纸包往案上一放，打开，说，不用去转！我这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好酥油！遂将纸包打开，露出一块酥油，德吉抠了一块，放近鼻尖闻闻，又马上往嘴里放，边品味儿边对注视着自己的卓玛说，嗯，好，是好酥油！卓玛问，真的？遂也尝了尝，又问娜珍，大姐，这酥油是从哪弄的？内蒙的还是北京的？娜珍没答，却朝益西说，姑娘，你也来尝尝呀！见益西犹豫，又说，没关系的。益西遂迟疑地品尝了一小块，不好意思地朝娜珍笑笑，问，大姐，这是你们藏北的酥油吗？娜珍笑，点点头，这时，占堆走近，也疑惑地凑过来，尝了尝，怀疑地看看娜珍，对益西小声说，你别傻了，这肯定是她自己做的，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，我每次到乡下收购酥油，都有人先拿一小块好酥油让你尝尝，你一高兴，就买一大堆，回来打开一看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！用汉话说，这叫钓鱼，下套儿。娜珍听见，正色道，这位大哥，你是说我做假？你凭什么！占堆盯住娜珍，哼了一声，胸有成竹地说，凭什么？就凭我占堆这些年在藏、后藏收购酥油的经验！你要不是钓鱼的，那才奇怪呢！说罢，朝众人得意的笑笑，娜珍脸色绯红，说，我要是有一大堆这样的好酥油呢？占堆上前一步，牛气地说，一大堆？好！有多少我就要多少，遂又抱着膀

子围着娜珍转了一圈，盯住娜珍说，就怕你拿不出来！娜珍咬咬嘴唇，说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好，跟我走吧。占堆一愣，说，走！去哪儿？娜珍说拿酥油去呀！不敢了？占堆一跺脚，说，去就去，我还怕你把我卖了！两人遂离去，德吉忙取下袖套，说，哎等等，我也去！

商品楼内，格桑住所。整洁、朴素。格桑从酥油桶中将打好的茶倒进放在藏式茶几上的茶瓶中，又从茶瓶里把茶碗倒满，满足地拍拍手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却直蹙眉头，忙将碗凑近鼻子仔细闻了闻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格桑刚想开门，又转身将茶几上放着的一坨酥油往一面别致的博古架底部胡乱藏好，边动作边喊，等等，来了！门开处，央金手里提了一些矿泉水、饼干、饮料等进入，说，你在干什么呐？边往卡垫上坐，边把手上的东西往茶几上放，说，我明天要到桑亚去，格桑哦了一声，又往藏酥油的地方看，心不在焉地说，是，是吗？央金问，你买了么？格桑掩饰，说什么东西？央金说酥油呀！格桑说，哦！我忘了，央金仔细地看他的表情，笑问，说不会吧？格桑点头，说真的真的，央金仍歪着头盯着她，嗯？不对吧？我怎么闻到一股新鲜酥油茶的味道呢？快给我吧！我回去还得准备去桑亚的事呢。东闻西嗅一番后，将格桑藏的酥油找到拿了出来，说，这是谁藏的呀？格桑不好意思地笑，央金笑笑，打开，刚闻了一下，便嗔怪道，我说你怎么搞的嘛，这么差的酥油，我怎么拿回去招待客人呀！让你买了几次，都是这样的，上次你说你有鼻炎，嗅觉失灵，这次大概舌头失灵了！遂将包放在茶几上，说，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买吧！格桑嘿嘿直笑，说，你去也还是这样的，稍停，想起来什么，说，你刚才说要去桑亚？央金说对呀，格桑便将她拥入怀中，说，那，那你今天就别回去了吧，一个人多没意思。央金捣了捣他，说你想得美，挣脱，又说，我现在去干洗店取毛衣，听说那挺冷的，顺便我还得把酥油买了。格桑失望地戏谑，走吧，走吧，我是一只无人可怜的小鸟。央金欲离去，又折回身问，那几种

藏药找到了吗？格桑说，还没有，我托了好几个有门道的朋友，还没给回话呢。央金笑，说真的吗？格桑一拍胸脯，说，当然啦，我未来的岳父大人要的东西，我能不放在心上吗？你放心，我等一会儿再去几个地方问问。

招待所内。娜珍带着占堆、德吉走进一间客房，指着那两大编织袋的酥油对占堆说，你自己看吧！占堆卷起藏袍的袖子，蹲下从中取出一坨，并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藏刀，用力切开包酥油的皮子，用刀尖挑起一块尝了尝，又拿第二包准备切开，娜珍劝阻，说，都是一样的。占堆说，那不一定！又要用刀。娜珍说，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打开，但刀口要小些。占堆说，不切开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好酥油，说不定，还不是酥油呢，这种事我见的多了！娜珍说，那好！你切吧，不过，切开的你都要！占堆说，哼！我占堆说话算话，如果都是一样的，我全要！德吉说，占堆兄弟，你就切小点，可以看出来的。占堆复又切开，品尝后见是一样，一脸狐疑，正要挨着切，又站起身将编织袋中的酥油全倒出来，从底下拿出一块切开，一尝，还是一样的，又打开另一个编织袋，从中选了一个，切开，品尝后，慢慢站起身来，语气有所缓和，对娜珍说，大姐，你这是多少斤？娜珍镇定地说，整整 80 斤，一两也不少，掏钱吧！占堆一下窘迫，支唔着说，我，我看没有 80 斤，最多 50 斤。娜珍盯着他，说，你要不要再试试？占堆不好意思地挠头皮，说，大姐，我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娜珍说，那就一手交货，一手交钱，这可是你说的！占堆仍挠头皮，不好意思地说，我，我身上没带钱。娜珍讥讽，说，你这号人我也见多了，光会吹牛！德吉打圆场，说姑娘，这样行不行，这些酥油我买下来，你说吧，多少钱一斤，娜珍白了一眼占堆，说，大姐，你们平时卖多少钱一斤？德吉说，最多 17 块钱，娜珍想了想，说这样吧，我给你 13 元一斤，怎么样？德吉高兴得连忙掏钱。占堆急了，说不行，我也要！娜珍呛他，说，你拿什么要这些酥油

呢！占堆急了，猛地从脖子上扯下一块九眼珠，说，这个，先押在你这，等一会儿，我回去取钱再换过来！不由分说地塞给娜珍。娜珍笑了，说，算了，九眼珠你拿着，你跟这位大姐先把酥油拿回去，我明天去大昭寺，顺便再去你们那去取钱。德吉、占堆一脸高兴，连声说，好、好。忙弯腰收拾地下的酥油。

八角街内，卓玛朝腕上看表，说，怎么还不回来。正在给一个顾客称酥油的益西也抬头看了看天色，称完酥油后，交给顾客，顾客付大钞，益西将钱包打开，找不开，又翻了翻藏袍，也没有，正在为难，卓玛递来几张小额，说，大姐，先用我的吧，益西先是一愣，继而不好意思地接过，说，等一会我有了，就还你。卓玛笑笑，说，没关系，益西将钱找给顾客，顾客离去，忽听占堆大喊，益西、益西，快来看！快来看！益西、卓玛同时回头朝巷口看，占堆正骑着三轮过来，后面是一大堆酥油，德吉坐在旁边，也是一脸的兴奋。卓玛、益西迎上去帮助卸货，德吉对卓玛说，这下可好了！正愁没好酥油，人家姑娘送上门来了，又好又便宜！益西闻言，扯了扯占堆，说这些酥油不全是我们的呀？占堆说，我没带一分钱，要不是德吉大姐让给我一半，咱俩什么也捞不着！益西感谢地望望德吉。这时，央金走近，卓玛忙招呼，说，大姐，快来快来，我们这到了好酥油！随即用切刀切了一小点递向央金，央金尝尝，说，哦喷！真好，给我多称点！卓玛朗声答应，哎！正要占堆手中接过一坨酥油的益西见状，忙缩手返回案后，朝央金说，大姐，我这是真正的上等酥油。占堆正要放手，益西没接，差点将酥油掉在地上，对益西喊，你慌什么？！又不是坏酥油，卖不出去，放着自已吃也是一件享福的事！众人哄笑。

格桑住所。格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饼干、喝饮料、一边专注地看电视。门铃响，格桑起身一边继续盯着电视，一边说，来了，来